

女人无魅力

保平 著

Wuren Wu
Meili

女人无魅力

杜保平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女人无魅力

杜保平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号159-1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7,000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600册

ISBN 7-5407-0535-3/1·398

定价: 4.20元

一看到凸起肚子的孕妇，就似乎看到造物在窃笑。孕妇愈是面目姣好，造物笑得愈得意：人呵，瞧瞧你的丑样儿！

艺术家已经在歌颂大腹便便的孕妇了。没有用。即使想象那腹内是爱因斯坦，是鲜花，也没用。孕妇就是不好看。

所以女人总是不愿别人看她那有了身孕的身子；所以人们都自觉地不去瞧看大肚子女人。

可是这幢楼里将有个女子，她的挺着的腹部让人看起来没个够。只因为那里边的东西没有父亲。

楚痕她如果知道那个女子是她，那她还会走进这幢楼里么？

楚痕进了矮墙围起的大院，绕过花坛，走到这四层楼房的物理所。台阶前，她停了一忽儿。

她知道了等待着她的了？

楚痕轻快地踏上台阶。她停了一下不过是因为想起了一个遥远的人。

我已经死过一回了。我现在刀枪不入。

她坦然踏上了台阶，推开镶着狭长玻璃的门。银灰色的裙摆飘了两飘。

全所职工都知道党委书记傅敦调了一个美人到所里来了。这个“调”字很妙：与“钓”谐音。人们因此都起劲地说着：“是傅书记亲自调来的！”然后互相会心地笑。当然，是在背后。不要说当着傅敦的面不敢开这玩笑，就是在郭松、贾艳芬的面前也不敢。

却正如俗话所说：哪有不透风的墙。傅敦当然有所耳闻。群众的私下不满、议论，他向来不在乎，可这种议论他另眼相看。他叫来郭松，叫他把傅敦他从小镇偶然发现楚痕这个被埋没人材的经过传布开。

“我看不必。都知道了楚痕是有来头的，是后门来的，有书记这样的后台，就会都对楚痕高看的——别看现在瞎咋呼。”

“我不愿意那样。”傅敦说。

我可不要给楚痕这个印象：我是以权势来诱惑她的。我不要让她嫁给书记，而是要她嫁给我这个“男人”。我凭我的才干，会让她钟情于我的。

傅敦现在中匮乏人。他的妻子在前年去世了。当年他要

妻是因为妻子是车间“革命委员会”主任的妹妹，还因为他本人是车间里的再教育对象。当然，车间革委会主任之妹下嫁他则也有一个“因为”：因为他是“再教育成功”典型，是吃过记不清多少顿“学毛著讲用大会代表”饭的人。现在，那段噩梦——他现在称呼那段经历为噩梦——终于过去了。他对“肝癌”这个词总是怕不起来，也厌恶不起来，总象对这词有点感到亲切似的。在他具有了选择最佳配偶的地位之后，是肝癌让他的妻子自觉地、及时地让出了“编制”。

我真正的生活要开始了。我要珍惜这机会。我绝不要人来撮合，我要爱情自自然然地、不知不觉间产生。走廊相遇时的对视，手指无意间的碰撞，棘手的问题在我手里迎刃而解后她递过来的钦佩目光……这些小说里描写过的心灵默默交流的滋味我都要尝遍。我还没尝过呢。

想要“撮合”的人是指的郭松。这个聪明的三研室的负责人，他猜出书记已属意于玉立婷婷的楚痕，曾不止一次提出要做“媒人”。傅敦先是婉辞谢绝，后来是严厉地制止：“你也跟着乱想！我看中的是人材！”

郭松奉命把书记调楚痕的经过广为传播。

书记到大宝镇书店去看有没有好书。——有时小地方书店反而有好东西呢——书店里静悄悄的，没几个顾客。售货员们都闲站着聊天，只有一个姑娘在看书。看到书记走到她面前的柜台，她放下了书本，书记一看，是本英文版的《激光光谱学》。

“你能看懂这书？”书记问。

姑娘冷冷地看了看傅敦，没理睬他。

书记意识到自己的欠礼貌。他马上道歉：“对不起。我

见您看这书，挺感兴趣的。我是吉祥市物理所的负责人。您学过这专业？”

姑娘眼睛亮了起来：“我是大连理工学院毕业的。我正申请归队呢！我叫楚痕。”

书记问：“您愿意去我们物理所吗，楚痕同志？”姑娘眼中的亮光一下启发了他。

“当然愿意！”

“那么我可以祝贺你了：你调工作的事成了！你准备好等通知吧。我这就去跟你们领导商量。对，我需要看看你的毕业证书。”

人们听了笑笑。人们不相信，大家认定这姑娘是靠后门进来的。

这实在冤枉了傅敦。上边的情况是属实的。

科研三室的人：另一位负责人雷蒙及叶青、周书鼎，也都不相信。凭着“文革”中的经验，明白将来有了什么好事都是这位楚痕的了。因此在楚痕分配到他们室，彼此做介绍时，大家都异常冷淡。

不想楚痕比他们还要冷！自那天和大家见面时互相介绍了姓名后，她就没再开口和大家说过话。她每天一进到工作室就伏案看资料。别人说个笑话儿什么的，她不插话，甚至都不听。她更甚至连看大家一眼也不看。

她没碍着谁，她的美貌，她的冷淡都不妨碍谁，人们生她的气是没道理的。可大家就是生她的气。直到有一天，郭松说了句：

“这种女人真可恨，生得有几份姿色，就把脸板得象块铁，好象人人都想强奸她似的！我真想告诉她：老子家里有

老婆！”

大家这才悟到自己生楚痕的气是错了。人家性情冷淡关卿底事？

大家于是都沉默，不搭腔。虽然都觉得这话粗俗不堪又不讲理，可又都觉得犯不上帮楚痕说话。

当然，楚痕当时是不在场的。

刘硕——对了，科研三室还有一位科研人员叫刘硕——气愤得忍不住，说了声“下流！”

“你说谁？”郭松吼起来。

刘硕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一笑。

郭松走向刘硕。

要打架细瘦的刘硕可不是郭松的对手。刘硕此刻想到的是该随身带把刀。

雷蒙一把拉住了郭松，“算了算了！你那么说一个女同志是不应该呀！”

因为这打架，传出去是自己脸上无光，也罢，权记上一笔！郭松忍住了。

他妈的还得防着他们把那话传给傅书记呢。真是的，傅书记凭你那位置、相貌，什么女子找不到，找一个乡下长大的姑娘！干脆就自己先去“自首”！

“书记，只要你愿意，找你的大姑娘得排大队，何必要这个‘痕迹量’！”

傅敦怔了一下，旋即明白过来，“谁给楚痕起了这么个绰号？够刁钻的。”他笑着问。

“痕迹量”是化学名词，指极少的量，少得只有一点痕迹。

“是我。我看她冷冰冰，没有女人味儿，若说有，也只是痕迹量。这种女人光美有什么用，中看不中吃！”

傅敦严肃起来了：“记住：以后我可不愿意再听到你这种粗话！也不许给楚痕起外号！”

呀，看样子书记是顶认真的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郭松马上说：“我也是一心一意为书记考虑才这样放肆的。她既然这样中书记的意，我看还是由我来透露给她吧。”

“你这人好没记性，我说给你两次了你还来提这个！不许流露出一点来！”

“好好。说实在的，这姑娘除了冷，容貌是真没的挑。”

容貌么，楚痕是那种容貌：非有一定美学修养的人，看不出她的美貌。她长得太清淡。什么都象刀削过的。鼻梁是刀削的，且那削刀十分心狠，无一丝犹豫，“欸”地一下切削下来，使那鼻子显得孤孤单单。嘴唇也是刀刻出来的，线条分明得仿佛能取下来。那是张能严守秘密的嘴巴。它是那么大，那么富于悲剧味道。这些切配上两条鹭鹭一样的长腿，不知为什么总是叫人想对她说：让我们来帮助你吧。

引得傅敦注意的不是姑娘的美貌。傅敦不是那种没见过漂亮女子的老土。以他这种身份，这份仪表，走到哪儿——省政府呵，省宾馆呀，省剧院啦，省医院什么的，都少不了向他发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的妙龄姑娘。姑娘都颇有姿色。他可瞧不起她们，他不上那份当。

还不是想来当物理所一把手的夫人！嫁过来，住我的好房子，坐我的北京吉普，把她的一加二不知等于三的弟弟安插到机关科室（她们一定都有在家待业的傻弟弟！），然后，偷我的钱给她原来的男朋友买礼物（她们当然都有自己的男朋友。

肯定还有备用的呢！)。

傅敦看中的是楚痕的气质。那是一种高贵又不华丽的气质。

在第三室，由于方才一场小小风波，人们猛然自省，觉得埋头苦钻业务的楚痕倒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了。就算她是傅敦安排进来的人，可看得出她不想凭关系而是想凭业务来站稳脚跟哩。男士们于是主动和她攀谈：

“你来得好，赶上机会了：我们三室刚接受研制激光医疗机的任务。”叶青说。

“瞧咱们雷蒙，刚刚从省医院回来，省医院热情非常高，主动要配合我们搞这项科研！”周书鼎指着雷蒙，说。

“是的，”雷蒙，这个所里公认的美男子，笑着说道，“让我们好好地合作吧。”

楚痕的反映仍不积极，只是淡淡地点头，说着：“是的。”“是吗？”“好的，还请多帮助。”说完仍然看资料。

还是那么冷漠！可大家不反感了。雷蒙不反感了，叶青、周书鼎也是。

刘硕却是无所谓。对于楚痕的不理睬人，他从前也没产生过不满，现在也就谈不上“不不满”。虽然他不久前为楚痕大大抱过不平，可他早忘记了。

刘硕他另有相思。

“老傅——”刘硕敲门进了所长办公室，见傅敦在着，就想问问那件事。

“噢，对了，我得打个电话。”傅敦象猛地想起了什么似

的，伸手拿起话筒，“嗞嗞”地拨了五个号码，这才对刘硕说：“你先等一下，呵。”

被打断了话的刘硕默默地站着。

屈辱感。

“坐，老刘！”明且哲，副所长，热情地招呼他。

刘硕不是没有看到明所长，可他没有跟他打招呼。他向来是这样，要找谁，便直奔谁去。

见明所长招呼他，刘硕向明且哲点了点头表示感谢，并不坐。他只是来问件事儿，问完就走。他知道自己不善于应酬。年轻的时候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时，他为自己插不上嘴曾苦恼得夜里大张双眼望天棚。（这苦恼，在他孩子时就纠缠着他了。家里来了客人，他总羡慕邻居家的跟他一般大的小孩的口齿伶俐：大爷来啦？大爷坐！大叔大婶走啦？大叔再见大婶再见有空来玩！羡慕也是白羡慕，他不好意思说。）现在是早已不苦恼了，可还是打怵讲业务以外的所谓家常话。他和人交往时，木讷寡言，几乎永远笨拙；只有在谈到业务，谈到科学方面的事时才会神清气爽，侃侃而谈。可他明白，在领导面前尽谈业务是不行的，人家不感兴趣，以为你呆气，弄不好，还有炫耀之嫌。（这经验对他来说也是来之不易的，是几经碰壁获得的。）因此他轻易不找领导，有事才来；来了谈事；谈完走人。

可也不能干站着。刘硕走到报架那儿站着翻看报纸。

明且哲微微一笑，想起毛主席曾引用过的贾桂的话：“奴才站惯了”。他怜悯地摇了摇头：怪不得业务那么硬却升不上来，连个室负责人都当不上。瞧这作派，哪儿有点四十多岁的人应有的练达。倒像个少年书生哩。他不再看刘硕。

明且哲今年四十八岁，是原领导班子中硕果仅存的一个。在那几亿颗疲惫的心重新跃动起来的那一年，他也曾勃起过雄心；时代变了，好好地任用人材，在科研上干出点事业来。三年下来，他明白了，说干事业，谈何容易！那些个阻力呵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可就是挡着你！开始他还生气：“四人帮”倒了，怎么还不好好地干哪？后来就为自己的天真大大地害臊了。他一度也想不干这领导工作了，下去搞自己的专业去。然而权力带给他的荣誉、利益，种种方便，又让他眷恋这职务。我还能干几年！他想，索性一松心：这官儿，别人咋当我就咋当呗！正好，社会上有舆论，说新升上的年轻人不如老人儿，老的还讲个人情啥的；新的可狠！明且哲听到了，想，乐得“忠厚”些，随和些；又省力，又不得罪人。几个月试下来，果然，官变得好当了。

他曾经想重用刘硕来着，现在他却轻视刘硕了。

傅敦其实没什么要紧事需要打断来找他的刘硕的话来挂电话的，他是有意慢待刘硕。刘硕这个东西，自我上任以来，从来不叫我一声儿“书记”！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！我刚被省里任命为书记，就去找你谈心，我说咱们是老同学，我若是端架子，你可得提醒我！你正眼都不看我，板着脸说：你觉得有架子可端吗？好，我这就要你看看我有没有架子可端！别看你业务比我强，我现今管着的还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业务！咱是内行书记！你想要台计算机，还不得一次次地找我来批？他肚子里的这股气促使他慢待刘硕。

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他慢待刘硕是给明且哲看的：兄弟，看明白了：这个人，这个刘硕是我傅书记所不得意的人。对你所不喜欢的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办；你也应该够朋友——永

不重用刘硕！

明且哲自然能意会到这一点，所以尽管刘硕快四十五岁了，尽管刘硕的业务在全所是属一属二的，他还是不再理他，不递椅子不倒茶，任他去站着翻报纸。

傅敦终于挂完了电话，他走回他的办公桌，一边招呼“老刘！”一边打开了烟盒。刘硕刚转过身，一支烟已然画了一条弧线向他那边飞了过去。又不正对着他，他得抢上一步才能接着。换了别的人，刘硕不会产生什么想法的。可傅敦不同，他和傅敦相处了二十多年，深知他的卑琐，明白他是有意出他的洋相，因为不爱运动的、高高的他抢前一步接烟的动作一定滑稽可怜。他便不去接。那支烟掉在了地上。

“真笨！”傅敦大声嚷着，自顾自己吸烟了。

刘硕本想不去睬那支躺在地上的烟，可是，不能跟傅敦搞僵呵，他有求于傅敦呢。他去捡那支烟。他得使劲弯腰，因为他个子高，他一米八三。

屈辱感。

刘硕把烟拾起放到了桌子上，他瞧着傅敦、他的老同学的眼睛，问：“买计算机的事决定了没有？”

“唉呀，还是那事呀！”傅敦喷出一口烟。傅敦在别人面前决不会这样粗鲁地喷云吐雾的，他以谦虚、诚恳在全所享有极好名声；对刘硕可用不着文雅，“哪那么快就决定了？那是一万块钱哪！我说还是算了吧，跟郭松搞好关系吧，别象个小孩子似的爱闹别扭。”

你真欺负人哪你傅敦！郭松从来不许我用计算机，每次我提出来他都说他正要使用。他是你的人我知道，郭松他那套做法就是为迎合你的。说不定就是你授意的！你却跟我说

这些屁话！

傅敦可还没有说够哩，“暂时买不了呵。‘四化’建设刚开始呀，到处都需要资金。我们要理解国家的困难，能省的就省着点吧。不要以为拨给我们三十万科研经费就可以敞开花了。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”跟刘硕本不必讲礼貌、讲方法，甚至连“官腔”也不必打的。而现在他撇着十足的官腔，只是为了嘲弄刘硕：如何？我就是要用这冠冕堂皇的话压你，戏弄你，叫你哑巴吃黄连！

刘硕转身走了。这一次又白问了。上次我问过后就明白下次也是白问，永远是白问。可我每次都生出幻想，又来打听。再也不来问了。奇迹不会出现。

刘硕太爱那台计算机。他的“另有”的“相思”就是一台计算机。他已纯熟地掌握了计算机的语言，他排了好多的程序，他做梦都想着操纵计算机。这玩艺过去是全所只有一台的，突然地，在两年之内，一个研究室有一台了！（好象电视，一直是家家都得去单位看的。极快地，两年之中，家家都有了电视机！）他发疯了似地爱上了计算机，他厮守着它，早上早早就来，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离去。他写出一篇论文来了（唉，那篇论文的命运呵！）。他准备再写。一天，郭松宣布机器要由他负责，统一管理了。这很好。可是没想到统一管理就是被他垄断。他学着用上了（他一直不会操纵），一刻也不让给刘硕。刘硕好比一个酷爱游泳的人，在岸上把各种姿势，各个动作都背得滚瓜烂熟了；可人家不准他进到水里去！他只能站在岸上看着，干看着。

刘硕于是请求再买一台。“我有好多设想，我急需一台计算机。”开始傅敦似乎是答应了，后来又变了卦。

其实他一直在捉弄我。

“老刘！”明且哲见刘硕默默地走了，心中一阵不过意，便喊了他一声，喊过后又后悔：你把他叫回来干什么呢？能帮他什么忙？明摆着的，傅敦有意刁难他的老同学。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很难的，现在这融洽的关系非常可贵，我不能做傅敦不高兴的事。但愿刘硕没听到我的喊声。

刘硕真的没有听见明且哲叫他。他脑袋里正嗡嗡地乱糟糟地响着。他机械地在走廊里走。

迎面来了郭松。

郭松，无论怎样看也看不出他五十二岁了。可你也说不出他有多年轻，他是那种叫人捉摸不透年龄的人。他走起路来，总是脚还未到，身子先到。这时，他正在走廊里身子一探一探地踩着他的小碎步。

他忽然停住，瞧着失魂落魄的刘硕。

刘硕觉得有东西挡住了道儿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见是郭松，就默不做声地绕开。可郭松也往斜里跨了一步，依旧挡着他。

“老刘！怎么这样垂头丧气的？有心事吗？”

刘硕懒怠搭理他，又绕过他继续走路，郭松拽住了他，“你呀，老是这样孤僻，让人猜不透你心里想什么！有啥心事，和咱讲讲。”

“怎么我就非得有心事不可呢？就有了心事又为什么非得告诉你不行呢？”刘硕本是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可实在忍无可忍，还是顶了郭松一句。刘硕对这话反感！当年定右派和“文革”中重又斗他，都是因为他“阴冷孤独，居心叵测”“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爱社会主义的因素”“脑子里装

是一套又一套叛逃计划。”

“好好好，咱们棉花店打烊——不谈(弹)不谈(弹)！你呀，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你的心思。”

屈辱感。我差不多和他一样年纪，他的业务远不如我。凭什么他就能这样轻佻地和我说话呢？刘硕刘硕，你怎么一生都冲不破被小人羞辱的局面呢？不过——对了，他说了“计算机”！“老郭！”他喊。

郭松灵活地一转身，笑着问：“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想用用计算机。”

“不成不成，我正用着。过几天吧。”

“我只是想看一眼它。”

郭松听得刘硕的声音是那样消沉无力。他的心动了一下，觉得欺侮得他到这份上也够意思了。他一笑，扔过钥匙：“去吧。不过我马上就要用的。”

刘硕接过钥匙，身上立刻有了力量。他大踏步地走着，一转弯就到了他们三室的实验室。打开门，走进去，呆呆地瞧着那台计算机。

这就是他日思夜想的“情人”。

第一次看见所里的计算机，他冲动地大步跨将前去，竟撞倒了一个科研人员。

今天他对这台微机的感情仍如初恋一般。看它也看不够，摸它也摸不够。

他抚摸着键盘。

他今天不操纵，他不想用它，他只是想看它，端详它。

他轻柔地抚摸着键盘。

刘硕想这计算机真是着了魔。一次，他在街上走，看见

商店前停着一辆车，上边几个纸板匣上写的是微机的几种型号。日本进口的。他不肯走了。站在那里看。直看到商店里有人出来搬这些纸匣，看到他们把纸匣搬净。他这才想起回家，蓦地记起妻子嘱咐的买过节的东西一事，忙又钻进一家副食店，买了两斤月饼和一瓶葡萄酒。回到家，心不在焉地把东西交给妻子，妻子笑得前仰后合。笑够了，纳闷地问他：

“俗话说，傻子过年——看隔壁；你在路上没看看别人吗？人家手里都拿的什么呵？”要来的节日是端阳。“路上吗？看见的，”刘硕说话了，他一直怔怔的，妻子的笑也没能发聋振聩。倒是一句“路上见到什么”触上了他的思路，他接口了：“路上吗？看见的。”“拿的什么呀？”刘妻那时还苗条，脾气也不甚大，她嘲笑着追问。她以为丈夫这个书呆子可能连“粽子”这个词也想不起来了。“计算机！”刘硕说。

想自己单独用台计算机？再不用想了。再也不去找傅敦了。

几滴眼泪落到了键盘上。

楚痕来到实验室门边，看见了刘硕。刚要叫他，却看到刘硕在哭计算机！她大吃一惊，就不说话，呆呆地看着他。

这人心中一定有巨大的伤痛，不然，过了中年的人了，不会这样的。

她便闪过一边，她不忍打断他。

有人走过来，“楚痕——”来人是雷蒙，他刚要问楚痕为什么站在这里，刘硕找到了没有，被楚痕一个眼色止住了。他也在到处找刘硕。他悄悄走了过去，也看到了面带愁苦的刘硕。他立刻垂下了眼睛，一副不忍再看的样子。